

姐妹情仇

(美) 帕特·布什 著

陈健 白贤军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姐妹情仇

(美) 帕特·布什 著

陈健 白贤军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PAT·BOOTH
THE SISTERS

根据美国兰登书屋巴兰坦丛书1988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杨震夏

姐 妹 情 仇

【美】帕 特·布 什 著
陈 健 白贤军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广东省龙口市印刷总厂印装 （内部发行）

•

1092 1/32 印张：12.5 字数：27万字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0册

ISBN

7—222—00442—4/I.132 定价：4.95

内 容 简 介

英国少女朱丽娅，因恋父而忌恨生身母，复猜疑其母怀胎为他人种，遂有意与某摇滚歌星姘宿怀孕，以示报复。不料胎死腹中并引发大出血，被切除子宫捡得性命。朱丽娅之母亦于同时娩下一女，取名珍妮，是为朱丽娅之“胞妹”。

朱丽娅定居美国从事写作，不久即成为拥有巨额财富的世界畅销书作家，虽名闻遐迩，但心肠歹毒，并豢养青年男子供其泄欲——贫穷却颇具才华的青年画家比利即为其一。

珍妮长大成人，出落得温柔而又美丽，因父母相继亡故，只身来到好莱坞寻找唯一的亲人——朱丽娅姐姐。不想朱丽娅旧恨未消，必欲置珍妮于死地而后快，先是不予承认，并以撞入私宅罪将其投入监狱，事败后继而施展毒计，骗珍妮陷入专为下流刊物拍裸照的女同性恋者露茜的摄影室充当裸体模特儿，随后又将露茜凌辱珍妮后拍摄的各种淫猥照片窃走，作为其进一步讹诈的资本。

珍妮幸得人助，不久即成为好莱坞著名影视新星，比利亦逃离罪恶深渊，但又落入画商虎口，终为奸人残害，失去右手。

正值珍妮在摄影棚拍摄新片《飘》的续集时，朱丽娅于舞台下准备射出最后一支毒箭——将珍妮的淫猥裸照公之于众。千钧一发之际，珍妮的恋人赶到，当即向其揭示了令人震惊的家庭秘闻，比利此时竟拖着伤势沉重的身子突然出现，开枪击中朱丽娅胸部……

珍妮究竟是不是朱丽娅的同胞手足？读者只有释卷后才知分晓。

好莱坞是这样一个去处，他们愿花1千美元买你一个吻，而对你的灵魂，只肯出50美分。

我清楚，因为我总是谢绝第一种开价，满足于那50美分。

玛丽莲·梦露

序 幕

郝思嘉终于又回到了陶拉。她静静地站在她家走廊的红木地板上，疲惫但不沮丧。她全身、甚至连她那乳白色的裙子都透出一种忧郁。她终于又回到了陶拉，回到了她的家。家乡的树木、土地、田产总算幸存下来，这对她那颗破碎的心来说总算是一种慰藉。

思嘉深深地呼吸着微风中金银花的清香。她拭去了眼中即将涌出的泪水。她可以说是饱经忧患了。亲爱的乔治加入了谢尔曼的军队，但是他们在穿越亚特兰大向海边进发时，他阵亡了；她的很多朋友死了，小波尼也不幸夭折。还有白瑞德，他也撇下她的感情和未来，离她远去了。

她轻轻地摇着扇，慢慢地穿过带柱的门廊。太阳炙烤着昏昏欲睡的大地，热气逼人。以前也有过许多这样的天气，下午她常同卫希礼在一起懒洋洋地吸着薄荷冷饮，有时他们到林中去骑马，棉地里有猎狗在嬉戏，蓝天中有燕子在飞翔。家园景物依旧，但是她的眼中却盈满了泪水。她所珍爱的一切都随着无情的风飘走了，永远飘走了。

珍妮完全沉浸在郝思嘉的世界中。尽管她从来也没有上过表演课，也从未听说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他的理论，但是她的天赋使她能很快进入角色。要让人们相信你的表演是真实的，你必须付出辛劳。而此时此刻她的心和郝思嘉的心一样都已经破碎了。

她忘记了上下左右移动的摄影机，也忘记了坐在升降机上的导演皮特·里夫金。她忘记了拍摄的角度，也没看到地板上表示她位置的白线，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她心中的感情几乎快涌出来了。她那惊人的令人销魂的美丽已经融入屏幕之中。此时，她的形象几乎可以使整个美国为之发狂。人们翘首以待的大型电视连续剧《另一个明天》（《飘》的续集）今天开拍了。在摄影棚的人都知道他们将看到一个奇迹的诞生。拍摄人员兴奋的眼神，导演皮特·里夫金得意洋洋的神态，圣福兰多峡谷上空明亮的光焰都在告诉人们这个连续剧必然引起轰动。女主角精湛的表演更使人们深信无疑。她的眼睛令人难以忘怀，她的声音荡气回肠、催人泪下；她的胸脯急剧地起伏着。她那颗破碎的心在承受着极大的苦痛。

珍妮完全进入了角色的感情世界：孩子死了，情人去了，一种文明被摧毁了。她能够感觉到那种痛苦——那种痛苦既是思嘉的，也是她自己的。珍妮也刚刚从悲惨和耻辱的边缘挣脱出来。尽管她刚刚22岁，她也象思嘉一样经受了人世间的沧桑。她和可怜的思嘉一样受过爱情的折磨；她们都远离家乡、身无分文；她们后来都奋起反抗，战胜了自己的敌人。她进入了好莱坞，就象一个天真无知的人行驶在可怕的快车道上，路上危险重重，她差点被毁灭了。但是此时此刻她成了胜利的女皇。这时那个要毁灭她的人——她的姐姐也站在观看拍摄的人群中。一阵快意掠过珍妮的心头，尽管她还在流泪，但想到站在观众群里的姐姐会气得发狂，她的心微笑了——郝思嘉也会这样的。仇人被打垮，对手被征服，她心中充满了复仇后的快乐。

这时，坐在升降机上的里夫金突然把手举起，他一直在

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他的手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看到这个手势，摄影机便嗡嗡地朝前推进，准备拍大特写。

珍妮把脸转向摄影机镜头，让斜射的阳光照到她泪莹莹的面庞上。她依然在寻找思嘉的感情。思嘉对白瑞德的感情怎么样？这对她来说并不难把握，那种感情全在她的记忆里珍藏着。在洛杉矶的夜晚，在那云雾缭绕的峡谷边，她的情人曾经躺在她的怀中。而此时此刻她崇拜的人已离她而去，就象白瑞德离开思嘉一样。摄影机向前移动，要拍摄她那因痛苦而颤动的嘴唇和她那张忧伤的脸。

“瑞德”，她轻轻地呼唤着，声音因失恋的绝望而抖动，“瑞德，从心底里原谅我吧，我也原谅你。”

朱丽娅站在摄影棚的后面，她那充满仇恨的眼睛盯着她的妹妹。一股邪恶的力量紧紧地抓住了她的心，她要报仇的决心已经不可动摇。尽管现场人很多，但她还是可以挤过去的。可是来回忙碌的摄制人员无意识地把她和她妹妹隔开了。她恨得咬牙切齿，满脸怒气。她全身的血液已经沸腾。她双眼紧紧地盯着前方，象两支毒箭直射她的目标。

珍妮，总是珍妮，珍妮使她想起她可恶的母亲和亲爱的父亲，珍妮使她过早地失去了童年，离家流浪；珍妮轻易地夺走了她一生中爱过的两个男人。她思绪万千，伤心的往事一件件浮现于脑海。她胖胖的手捏成一团，掌心也汗湿了。她记得前几次的复仇计划都失败了。尽管她是世界闻名的畅销书作家，这又能怎么样呢？她发过誓要报复某一个人，如果达不到目的，金钱、名誉、地位又算得了什么呢？珍妮躲过了她一次又一次的报复。朱丽娅瞧不起她的妹妹，她曾放好毒药，上好鱼饵；她那恶毒的心曾经为她的妹妹在异国他

乡安排好一个又一个陷阱，可是珍妮躲过了她的谎言、欺骗和阴谋。现在要害珍妮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很清楚，电视剧《另一个明天》已经成功在望。珍妮精彩的表演使摄制人员都流泪了。她象一个来自遥远星际的精灵，丰富真实的感情象着魔一般随之而来。珍妮，总是珍妮，她将乘着魔云飞向朱丽娅可望而不可极的星球。

她还有唯一的一次机会，除此而外，别无他法。但是朱丽娅要达到她那可恨的目的，就必须牺牲她自己。她要做的事也将毁灭她的一切——她的事业，她的名誉和她的巨额收入。她冷笑了一声，红红的脸因为愤怒而扭曲变色了。但是，这还是值得的。因为这次灾难珍妮无论如何再也逃脱不了。她要象力士参孙一样，在毁灭她妹妹的同时，也毁灭她自己。但是相对于她那伟大的复仇来说，牺牲自己还是值得的。

她手里抓着一个马尼拉纸信封，把它压在自己起伏的胸脯上。她喘着气，她就要公开信封里的东西，那是她复仇的武器。很快，一切就会全部了结了。这复仇的漩涡会把一切都卷走。心灵的创伤和背叛都将随着急流漂向远方。

她一边从人群中向珍妮挤过去，一边在心里暗暗发誓。她薄薄的嘴唇翕动着，象念着咒语一般。她在诉说她那誓死复仇的决心。

你过去伤害过我，我永远不会原谅你，小妹妹。我发誓，现在你马上就会明白什么是痛苦了。

就在此时，比利·宾翰站在离朱丽娅20英尺、离珍妮60英尺的地方；他手里拿着一把手枪，手指紧紧贴着扳机。他穿着牛仔裤，裤子上贴满油彩，象个稻草人似的，他弯腰穿

过杂七杂八的摄影用具和麦克风。他瘦削而又憔悴，面色苍白。但是他脸上却透出天真恬静的表情，有如天使一般，一点也看不出他将要向一个人报复的迹象。比利扫视了一遍摄影棚。他在人群中顽强地站立着，不让自己晕过去。手臂的剧痛干扰了他的思想，痛苦的巨浪越来越猛烈地冲击着他的心扉。

他甚至还有点感谢这剧烈的疼痛，因为正是这疼痛使他时时记着他到这儿来的使命。他以前从未杀过人。这是第一次，差不多也是最后一次。他想干得漂亮点。他的潜意识驱使着他，他拼掉命也得完成这件事。他还需要一点点时间，几秒钟之后，一切都将一笔勾销。

他的头低了一下，黑色的卷发向前倾了倾。他用缠着绷带的手拭了拭额上的汗珠。他的思绪杂乱地搅在一起，头几乎要炸裂了。但他还是顽强地支撑着，集中精力。这将是他就最成功的艺术作品。没有任何一幅画、一尊雕塑能同他将要完成的作品媲美。那将是一种完美，一种超越的美、是这个荒唐透顶的世界上的一件杰作。

他从没有感到如此绝望。他完了，一切都完了。

疼痛使他想到这些，痛苦从他心灵深处传给他这个信息。他将再也不能画画了。是画赋予他的生命以意义，但是他再也不能画了。生命必须到此终结。一个25岁的青年矫健的身体、忧郁敏锐的眼睛、可以把平凡变成美的思想，仅仅是昨天戏里的小道具而已。这场充满仇恨和痛苦的戏就要散场了。快了……快了……就快了。

他眼睛扫过纷乱的摄影棚，他终于看到她了。一想到子弹和它的杀伤作用，他又充满了力量。他蹒跚着穿过人群朝

他要杀的人走去，手紧紧地握住藏在衣袋里的左轮枪。

罗伯特·弗利拼命地跑着，好象后面有鬼在追他似的。停车场距摄影棚约有四百米远。他的车被一段可恶的铁丝网拦住了，他不能直接开到目的地。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他感到圣·福兰多峡谷的空气在他的身体里几乎要燃烧起来了。尽管他不习惯跑步，但他还在拼命地跑。他精干强健，但穿着那么多衣服，在华氏90度的气温下，要他百米冲刺，实在不是他力所能及的。为了阻止一场不该发生的悲剧，他在热气中奔跑着，汗如雨下，浑身疼痛。

这时他想到可怕的音乐已经开始，丧歌里夹着快节奏的惊慌和恐惧。一场罪恶即将发生。他是世界上唯一可以阻止它的人。直到几分钟前他才知道真相。他早就应该想到这个秘密了。这些年来，他拥有：一把能解开一个谜的钥匙，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这一点。现在命运和责任驱使着他打开那个潘朵拉盒子，只有这样才能阻止这起罪恶行径。

现在他可以看到围观的人群和杂七杂八的电线和摄影机了。但是他还在跑。他拖着沉重的腿向摄影棚冲去，他的心要碎了。他看到娇小柔弱的珍妮在陶拉的走廊前表演，他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拍摄还没有中断，他总算及时赶到了。

及时赶到做什么呢？他心中的难题还没有解决。在这最后的时刻，罗伯特·弗利还在想他到底应该怎么办。为了救他所爱的人，他必须背叛他曾经爱过的东西。即使在此时此刻，正在朝他们跑去的时候，一个他在说：“不要这么做。”而另一个他却赞成他这么做。他内心的两个自我在斗争着，到底哪个将占上风——将来还是过去？

可怕的是现在他自己仍不知道。

他终于跑到了。人群外的几个人转过身来看着这个陌生人。这时后面的一个摄影台上升了一二英尺。罗伯特·弗利一刻也没停，立即跳上台子，眼睛飞快地将现场扫视一遍。他马上就看到了她，可怕的朱丽娅从人群中冲了出来，穿过摄影棚，朝珍妮走去。她手里举着那个大信封，象举着一个厄运的符咒。看到这些，罗伯特的心一下子凉了。这时朱丽娅象箭一样飞向陶拉，射向珍妮。

“站住！”他大喊一声，“你站住！”

如同有人在教室里大喊大叫一样，全场顿时鸦雀无声，一百多个人的头马上偏过来看是谁敢在这种神圣的拍摄时间里如此放肆。

罗伯特也听到了他自己的声音，他觉得那声音不象他的。他那叫得很响、很清晰的声音里，带着一种特别的颤抖。所有在场的人——包括罗伯特自己——都感到这声音来自另一个世界。他的话有如一股魔力，把全场的人都镇住了。

“千万别那样做，朱丽娅·贝内特，看在上帝的份上，现在停住还来得及，不然你会把自己的心伤透的。”



第一部

早熟的少女

“一个女孩变成一个妇人真是一件奇妙的事。”玛丽一边说，眼睛茫然地望着浓雾弥漫的窗外。

“一个妇人变成一个女孩却是一件可怕的事。”弗里德里克说。

朱丽娅·贝内特：《早熟的少女》



1966年 英国 艾汶河畔 斯特拉福德镇

“我的言语是粗鲁点，
一点也不懂得那些温文尔雅的辞令，
可你要是愿意耐心听下去，
我可以向你们讲述
我那质朴无华的恋爱经过。”

那声音从舞台上传下来，传遍了几乎空无一人的剧场。这优美的声音传到了每一个角落、每一排每一座之间，它那魔幻般的力量把人的想象力从羁绊中解脱出来。

索菲静静地坐着。她完全被她丈夫的表演征服了。她连吸口气、移动一下也不敢，深怕打断那精彩的表演。他的灵魂已经融入他的台词之中，他的思想随着幻想的翅膀在自由地翱翔。他站在那儿，就象上帝一样。他的脸涂得黑黑的，轮廓分明，他的眼睛炯炯有神。他坦诚地昂首挺立在那里。他就是那个摩尔人，他已经变成了奥赛罗。

“我的言语是粗鲁点，”其实这句话根本就不粗鲁，奇怪的是这也是对的。在莎士比亚的故乡，在莎翁的演剧中，没有人能演得象他这样出色。理查德·贝内特就象勇敢地奥赛罗一样，总是能很清楚地表达他的思想。但是他的演

音在高傲而放荡的人看来不是很有意思，而索菲却经常同这种人呆在一起。这都是事实，只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理查德的世界属于一个非凡的王子世界。她不再是从前那个高贵的罗马尼亚公主了。她成了一个卑微的农家姑娘，只配给她的主人脱鞋解衣。

岁月的流逝使她感到了一种震动。他以前曾经给过她这种感觉，现在她又感觉到了。她醉心于她梦寐以求的白马王子的时候，她是那样如痴如醉。现在她的白马王子早已成了他的丈夫。理查德·贝内特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但他走出了艺术的沙漠，用他的才华征服了舞台，征服了世界。他居然敢用他那农民的基因来玷污一位欧洲公主的血，为此他备受嘲弄。摩尔人奥赛罗是一位杰出的战士，他为高贵的威尼斯人而战。但是他们却认为他配不上金发碧眼的苔丝狄蒙娜。

“她为了我所经历的种种磨难而爱我。

我为她对我所抱的同情而爱她。”

确实如此，她爱他是因为他成就辉煌，而且是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奋斗而获得的。他曾经是她心目中的英雄，这时他又成为她的英雄了。

那宏亮、高亢的声音令人魂牵梦萦。“理查德，太好了，你演得太棒了。只是稍为慢了点。”导演菲利浦评论着理查德的表演，兴奋极了。这场奥赛罗将在评论界掀起轩然大波。他从未见过理查德·贝内特演得这么出色。他的表演出神入化，真实动人，进入了角色的感情深处。三百年前的痛苦和激情复活了，在此再现出来。在排练这场独白前，理查德坚持要化妆，是不是为了这完美的效果？菲利浦知道还